

無 畏

勒柏辛斯卡婭奮鬥的道路

薩方諾夫 著



無 畏

勒柏辛斯卡婭奮鬥的道路

薩方諾夫著 應幼梅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581 歷史 20

無 畏 —— 勒柏辛斯卡婭奮鬥的道路

著 者 [蘇聯] 薩 方 諾 夫

譯 者 應 幼 梅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2 3/16 字數 44,000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 2,400元

印數 1—24,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內 容 提 要

本書作者以生動的文筆描寫了卓越的蘇聯生物學家、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勒柏辛斯卡婭的生活和她的工作。作者有力地刻劃出一個永遠年青的無所畏懼的布爾什維克的形象，引人入勝地敘述了她怎樣在共產黨和列寧、斯大林的領導、支持和關懷下，在沙皇時代，從事革命鬥爭，完成了黨交給她的艱巨的任務；革命成功以後，又在科學工作的崗位上，跟唯心的微耳和細胞學派作鬥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也對她的發現和蘇聯科學的本質作了通俗的說明。

В. САФОНОВ
БЕССТРАШИЕ
ИЗ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1



勒柏辛斯卡婭在自己設計的裝有超顯微鏡
的恆溫器中作觀察

從這裏看得見整個莫斯科。

看得見許多街道用幽暗的綫條劃開了五光十色的房屋，奔向廣場。看得見像是用一把雕刻刀在大理石上刻出來的新的、高聳着的街屋。看得見在遠處給太陽晒得暖洋洋的小山上許多窗子構成的虛綫，還有那些工廠的煙囪，和那些已經帶些秋意的、像是在沉思中的公園。

一條河在很近的地方流着——一條鑲在花崗石河岸裏的淺藍色的河。從這裏高高的地方看下去顯得很小很小的汽車沿着河岸忙碌地急駛着。它們是從那邊出現的，那邊，在天邊，在地平綫上，聳立着正在興建的莫斯科大學的巨大建築物。車上的玻璃一閃一閃，汽車飛駛到更近的地方來了，——汽車頭頂上高高的藍天一直伸展到克里姆林宮，克里姆林宮的紅星和高聳在綠天鵝絨般的山上的白色宮殿插入到藍天裏。

一條條橋樑大步地跨過河流，岸邊的汽車路穿進橋洞，在橋那邊又重新出現，最後，終於消失在遠方——那裏，河是沒有光澤的銀色的，地平綫上站立着科契里尼奇堤上的高大房屋……

一個老婦人在十一層樓的寬敞的陽台上眺望着莫斯科。

她望見塔和圓穹、輕巧的圓柱和箭頭形的欄杆、像珍貴的雕像般的建築物頂，有力的綫條驕傲地高聳入雲，她望見花園和新種上樹的大街兩旁的林蔭道。她望見千百萬雙人類的手所創造出來的美，在這正午明亮的光綫下無比の開闊的美景。在從前那些幻想着人類未來命運的夢想家面前當做幻象出現的，不就是這樣的城市嗎？

古老的而又是世界上最年青的城，歡樂、自由、和平和勇敢進取的城，一天天地增進着自己的雄厚力量的城，——很難把眼睛從這個沒法形容、並世無雙的美景挪開不看。滿頭白髮、面貌嚴肅而又慈祥的老婦人，在工作中間偶然休息的時候走到陽台上來，望着自己的城市，望着莫斯科……

電話鈴聲傳到陽台上來。老婦人轉身回房裏去。她聽着，然後用堅決的口氣對話筒說着話。‘是的，當然啦，電子顯微鏡。必須這樣。對的，今天必須放這麼大。到十萬倍。怎麼啦？我們做的是最精密結構的研究工作呀！難道工作能等待嗎？！’

她想的是些什麼樣的新發現，要開始哪一類最複雜的更大胆的研究工作呢？也許是要向有生命的物質的最後秘密進攻吧？

鈴聲。又是鈴聲。幾乎莫斯科每個角落的人都有事找她。就在研究室裏，她也不是一個人。那裏有她的同事、新聞電影處來的姑娘、某某教授、報社的記者……

當她因為她的最重要的研究工作的專題論文而提前被授給斯大林獎金一等獎的時候，在她所做的工作得到全民的公認的這些日子裏，無數的人都想見見她。她和每個人談話，透

過眼鏡逕直地看着交談者的眼睛，帶着這樣的親切和熱情，使得第一次見她的人都十分驚訝。

已經到了上實驗室去的時候了。今天還有些什麼事情？政治及科學知識普及協會來過電話，提醒她：整個莫斯科都貼滿了她演講的通告；當然她是不會忘記的。然後就應該到一個軍事部門去，軍隊是不能拒絕的……

這怎能說是老呢！老年人退休了，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自己的榮譽，回顧着自己的一生——誰能責備他們？可是像她這種不可遏止的熱情，這種永不黯淡的青春的精神，它們的秘密是什麼呢？

這個秘密是在於她度過的整個漫長的充滿着創造性和勇敢鬥爭的生活。秘密是在於一個人的經歷，在於他怎樣安排他的生活。老布爾什維克，莫斯科市公民，我們蘇聯最著名的科學家之一奧麗迦·波利索夫娜·勒柏辛斯卡婭的一生，是驚人的而且是極有教育意義的。

二

她七十九歲[⊖]。

在一張舊的、發黃了的照片上的，是當數學教員的父親，那模樣就像赫爾岑。小女孩是1871年生在拍爾姆[⊖]地方的，幾乎不認識父親——父親死的時候她才三歲。這以後家庭却富有起來了：母親手段很靈活，順利地發了財。小女孩長大起來，對生活懷着不可抑制的渴望：溜冰鞋和滑雪板、森林、卡

⊖ 這是指1950年秋天。

⊖ 現在叫莫洛托夫城。——譯者註

馬河上的小船；還‘像個選手似地游泳’，——過了七十多年以後，她這樣回憶說。她學習得很好，中學裏都把她叫做‘數學家’；在晚會上她用有力而又清脆的嗓子唱歌。

但是她在自己周圍看到另外一種生活：孩子們哀求一片陳麵包皮；乳母阿奴施卡住在有裂縫的、冬天牆上帶冰花的黑暗的小屋裏；洗衣婦馬特蓮娜瘦削赤裸的雙肘永遠在前後移動，好像連睡覺也不知道似地永遠彎着腰站在滿是肥皂水的洗衣槽前，站在缺少光綫的地下室的潮濕的臭氣裏，在洗衣槽旁邊，駝背的孤兒彼恰在鋪在地上的粗麻布上睡着了。

‘你要知道，奧麗婭，’媽媽教導說，‘我們的發財是清白的。誰要不願意工作，誰就該過苦日子。’

馬特蓮娜不願意工作嗎？！

這是孩子氣的叛逆；跑到‘僕人的’那邊去，和‘僕人’一起擦地板，用木匙吃‘僕人的’飯食；彼恰是兒時的第一個朋友。

但是當母親——嚴肅而寡言笑的婦人——動身到尼日尼諾夫哥羅得或喀山（那裏有她的火柴廠）去的時候，小姑娘却在聖像龕前鞠躬到地，禱告母親‘一路平安’……

學校裏把低年級生交給八年級生照管。奧麗迦被分配給了卡佳·潘涅維茲。卡佳在練習本上做完了功課以後，背誦着詩：‘走到伏爾加河上去吧；那是誰的呻吟聲在響？……’並且談論着生活的不公平，說是應該做個正直、真誠、什麼也不害怕的人。

1881年三月一日以後，卡佳被捕了。

在學校裏，校長用不自然的低沉的、演戲似的顫抖的聲音講述殺死了沙皇的惡魔，蒼白細長的手指交叉在胸前，捏着指

關節發出響聲。牆上掛着從昨天起裝飾上黑邊的一個森嚴的人的全身像，像上的人眼睛凸出，有絕少見的長長的火紅色的鬚和兩邊的鬍子，還佩着劍。校長又薄又乾的嘴唇和像上人的踝骨相並，而高高的頭髮正到像上人的膝蓋那裏。

小姑娘覺得校長在說謊，卡佳並不是惡魔，她比禮堂裏和校長並排站在沙皇肖像下的所有的人都好。

三

年青的姑娘從拍爾姆到古巴赫去，到煤礦上去。她已經‘長大’了，中學畢業了，人家稱她奧麗迦·波利索夫娜了。母親把她當作‘自己的耳目’派她去監視分發工資。

臨別時她母親對她說：

‘你應該特別去看看給工人蓋的新住宅。你會看到我們待他們真不錯。我們不空口說白話！’

一直到現在她還記得她看到的那些情形。

人們爲了幾文錢在工資單上畫十字——他們簡直是在像奴隸似地白白地做活。按照工資單應該支付給他們的錢幾乎等於零。什麼都當作‘罰款’給扣掉了。男人大多數一聲不響，緊皺着眉，惡狠狠地看了一眼走開去了，而瘦削的、未老先衰的、穿着破爛的衣服和敞胸短上衣的婦人們突然尖聲地叫起來，用粗鄙的字眼咒罵着‘吸血鬼’。

她也看到了住宅：掘在半山上的一些窖洞，簡直就像墳墓，只在洞口釘上了木板，有一道小門，門小得直着腰走不進去，只能爬進去；煙從安着不大透光的瓶料玻璃的小窗裏衝出來。

她下到礦井裏去了。管理人竭力阻攔着‘小姐’，照他看來，這完全是多餘的。在深深的地底下，半裸的人們躺在水裏，在喘不過氣來的黑暗裏揮着鐵鎬；煤落向水裏，撒在他們身上。

勉強維繫着奧麗迦·普洛托波波娃[㊟]以往的生活的什麼東西好像就從此失去了。她的整個靈魂、整個人都意識到、了解到，既然有這樣的真理，那就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生活了。她把‘小姐’拋撇在古巴赫的發惡臭的墳墓裏，拋撇在黑暗的地下礦井裏了。

在拍爾姆，通過貴族私邸牆壁上的雕塑，鍍金的‘貴族俱樂部’的紋章，俱樂部裏的舞會、宴會和碰杯，通過‘乾淨的’街道上的商店招牌，沿着街道，橡皮輪子的馬車輕快地疾馳着，通過這些景象，她從此以後看穿了這個可怕世界的情景。

她直截了當地告訴她母親，說她要放棄全部‘有錢人的社會’的生活，爲了替人民工作，她預備去學醫。

在家裏她就像是和家庭割斷了關係，親戚們反覆勸她，說她玷辱了門楣。從彼得堡的羅士捷斯特維斯基醫士訓練班來了拒絕的回信。拒絕？爲什麼？要金質獎章。她沒有金質獎章。可是還有一個辦法：通過男子中學課程的考試。

普洛托波波娃姑娘請求參加中學畢業文憑考試的申請書，使得男子中學的校長爲了難。這是沒有前例的事情，只得跟學區督學本人去商量，結果答應了這個請求。姑娘學習了拉丁文和希臘文，通過了考試。她的家庭以爲她會回頭，可是

㊟ 普洛托波波娃是奧·波·勒柏辛斯卡姬結婚前的姓。——譯者註

她在一年裏面並沒有‘明白過來’。當她在驚馬蹣跚地拉着的街車裏搖搖晃晃地沿着鉛灰色的沒有盡頭的西伯利亞街走向車站的時候，耳邊響着母親的喊聲：

‘我再也不給你一個子兒!’……

她的母親她後來只看見過一次，那是好幾年以後，在流放地車里雅賓斯克，當她前往西伯利亞流放地，到她把自己的生命和他連起來的那個人那兒去的時候，母親忽然軟下來了，想跑來在路上截住女兒，說服她，用母親覺得最可靠的誘惑——財富——來打動她。

她回答母親說，‘在我們所走的道路上，沒有折回到奢侈裏去的路。’

四

奧麗迦·波利索夫娜真正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有了畢業證書，羅士捷斯特維斯基訓練班錄取了她。在訓練班裏，除了表面的學業以外，還進行着緊張的內部工作。書籍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米爾托夫（民粹派彼·拉·拉夫羅夫）的‘歷史信札’，泰勒的‘原始文化’，還有‘物種源始’。大家在宿舍裏都仔細地打量着這個拍爾姆來的姑娘——個子不高，身材很勻稱，熱情的、彎彎的眉毛，藍眼睛，眼皮有一點兒腫。

有一回，她像一陣旋風似地衝了進來，眼睛高興地閃着光，告訴大家說她在教堂裏沒有把聖餐嚥下去，只在舌頭上擱了擱，可是……可是什麼事也沒發生，現在她已經完全相信了，絕對相信了，神是沒有的！這個戰勝宗教的實驗方法使得年

青的聽衆哄堂大笑。不久以後，這位烏拉爾的姑娘聽到‘革命者’這個字眼（她兒時在拍爾姆，在1881年的時候，人們是稱做‘惡魔’的），還知道了，除了達爾文和泰勒以外，有個馬克思。

她參加了兩個同鄉會[⊖]——自己拍爾姆地方的，還有沃洛果達地方的；‘政治紅十字會’委託她參加爲被捕者籌款的工作。

晚上她還經常帶着手提包跑步趕到利戈夫卡街某座房子的第三個後院，爬上黑黑的、聞到一股貓臭的樓梯，到某一個窮官兒的家裏，那裏有人在害病。她什麼都會做——注射、按摩、服侍病人。她瘦了，臉上的紅暈褪掉了。她躺在宿舍裏又窄又硬的床舖上，像小時候那樣地在心裏數數目，好讓自己快快睡着，好使自己不覺得餓得多麼厲害。有一天夜裏，乾咳把她弄醒過來；睡衣都濕了。

但是她覺得自己是幸福的。

奧麗迦·普洛托波波娃參加了馬克思主義小組。

展開在她面前的生活把她整個地捲在裏面了。1950年秋天，她在‘文學報’上簡短地回憶起這種偉大的生活，說道：

‘第一本馬克思的著作我是在1895年讀完的。這就是馬克思的“資本論”。那時我剛滿二十四歲……’

‘我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學校，除了書籍以外，是聽弗·依·列寧的演說，和參加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派之間、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和列寧擁護者之間的爭論。’

[⊖] 大學生的同鄉組織。同鄉會一般並不限於互助，還和學生中間的革命工作有密切的聯繫。

五

1895年十二月八日深夜，列寧被捕了。憲兵同時還抓去了另外幾個革命者。被捕者中間有一位潘·尼·勒柏辛斯基。政治紅十字會把普洛托波波娃‘分派給’勒柏辛斯基。她應該利用未婚妻——當然是假的——的權利到監牢裏去看他。女伴們都認為她有個真的未婚夫，一個很漂亮的大學生（他後來官運十分亨通）。但是她並不急着嫁給他。

從牆壁裏好像滲出來令人惡心的臭氣。在鐵窗旁邊發着惡臭的昏暗裏，談話越來越長了，總要到規定會面的時間完了為止。書籍被小心地從這個手傳到那個手……年青的女學生明白：穿着囚衣，迫切地等待着她在規定的次數很少的、很短的時間裏前去探看的這個人，是沒有什麼顯赫的前途的，有的只是鬥爭和困苦，但是這個人是她最親愛、最親近的人。假的未婚妻變成了真的；她甚至於一點也不可惜那個自由的‘好對象’……但是必須先修完課程；然後，跟着他到流放地去，到西伯利亞去。

現在她已經在西伯利亞，自願地流放着。

……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格·馬·克爾日然諾夫斯基^①的妹妹（也是來看自己的未婚夫、被流放的革命者斯達爾科夫的）對她說：

‘你知道嗎？烏里揚諾夫在這兒。我們到他那裏去吧。’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是從他流放地壽沙斯克村來到這裏

① 格·馬·克爾日然諾夫斯基（1872—），著名的革命家，動力學家，蘇聯科學院院士，蘇聯科學院動力研究所所長。——譯者註

逗留一個短時期的。

烏里揚諾夫！年青的婦人胆怯了。‘我是什麼人，可以到他那裏去？’

有人在敲門。她去開門。正是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站在門口。他因為女主人不知所措而微笑了，那微笑彷彿把周圍都照亮了。他坐下來，開始談話。他問起所有的‘卡札青斯克村人’（奧麗迦·波利索夫娜是從卡札青斯克村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來的，勒柏辛斯基最初就被流放在卡札青斯克村），他問得很詳細，沒有忘掉任何一個流放者。他對隨便什麼事情都很關心：誰靠什麼生活，缺少什麼，健康情況怎樣（好幾次他都回到這個問題上來），特別要她告訴他，誰在寫作，寫些什麼，社會民主黨人和民粹派的關係怎樣，警察迫害得厲害不厲害。

幾天以後，應當動身到密奴新斯克去。破舊的小汽船沿着幾乎是光禿禿的、一路上很少有碼頭的河岸喘着氣。白得像天鵝的前胸一樣的雲，懶洋洋地在秋天的明朗的藍天上飄着。黃昏時，在峻峭的懸崖間，涼風一個勁兒刮着，就像是穿堂風似的。大統艙裏白鐵杯子叮噹地碰響，熟睡的人發出鼾聲，有些同伴玩紙牌玩得正起勁。

該走三天的路走了五天多。帶着的食物吃完了。在這個‘荒野’裏，輪船公司既不關心到達的期限，也不關心乘客的飲食，關心也沒有什麼好處，當地的老百姓只有勉強够自己吃的東西。小輪船一次又一次地擱在淺灘上。

勒柏辛斯基夫婦起初住在庫拉欽斯克村，不久就搬到葉爾馬闊夫斯克去了。在地平綫上，薩彥嶺像是頂上鑲白邊的、

紫色的鋸齒狀的雲。壽沙斯克村離得並不很遠。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和娜結日達·康斯坦其諾夫娜^①常到這裏來。

雖然在長期的、受盡折磨的牢獄禁錮以後又被流放在偏僻的地區受着嚴格的監視，但是列寧並不去想他面臨着的難以忍受的年月，却擔負起了並且輕快地進行着艱巨的工作。那個時候，在難以想像的條件下，他寫着一部關於資本的研究的書，一部極其淵博而且結論十分有力的書——‘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為領袖，他不斷地操心着要統一俄羅斯的一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力量，操心着就要創立一個依靠工人運動的有力的黨，考慮着迫切需要並且應該出現很大的、全俄羅斯都聽得到它的聲音的祕密的、政治性的報紙……

當‘經濟派’頭兒普羅科波維奇、枯斯科娃這些人發表了他們變節的‘宣言’的時候，列寧在勒柏辛斯基家裏召集了被流放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會議，並在會上宣讀了他的激烈的、揭露性的答覆。後來在別的會議上（在流放者華涅也夫住處舉行的）通過的列寧這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抗議書’，‘在全俄各地馬克思主義組織中間傳播起來，因而大大促進了俄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發展的事業’（‘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這個抗議書是在國外印刷的，上面加了個註解：‘某地（俄國）十七個社會民主黨人會議’全體通過。

奧麗迦·勒柏辛斯卡婭是這十七個人中間的一個。

她已經做了母親，生了個女兒，也叫奧麗迦（1918年入黨，

① 即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譯者註

文學家，1937年由國家文藝書籍出版社出版的‘綠色的喧嘩’這本有趣的長篇小說的作者，而現在是她母親在科學工作方面的助手)。

六

1900年初，流放期滿了。在西伯利亞的嚴冬裏，被流放的‘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會員們回俄羅斯了。

過了半個世紀，奧·波·勒柏辛斯卡婭重新回憶起列寧當時是怎樣關心着一切事情的：歸程的手續，服裝，準備路上吃的食物，有篷的車子(要知道這是在半世紀以前西伯利亞的偏僻地方!)，怎樣安置每個歸去的人，以及在以後革命鬥爭裏他們每個人的崗位。

勒柏辛斯卡婭暫時得到鄂木斯克地方一個助理醫師的位置，後來又派她到普斯科夫去。

潘切列依孟·尼可拉也維奇[㊟]被安頓在普斯科夫做統計員，而普斯科夫社會民主黨人小組的任務是和‘火星報’聯系。奧麗迦·波利索夫娜做譯密碼的工作，並且到別的城市去分送文件。有一天，她接到通知，說在維堡行李房寄存着一隻箱子。原來‘女聯絡員’把箱子帶到芬蘭邊境以後，胆怯了，把箱子扔下回國外去了。箱子是空的，勒柏辛斯卡婭沒有錢買東西來裝滿它。她買了許多維堡的愛斯餅乾，又爲了不讓憲兵用手提箱子，她自己‘殷勤’地在他們面前掀開箱蓋：否則他們就會注意到箱子重量的不相稱——許多全份的‘火星報’都藏

㊟ 即勒柏辛斯基。——譯者註